

上海磁浮争论下的民意疏导

核心提示

沪杭磁悬浮上海支线,经过8个月的优化,新方案于2007年12月29日再次在网上公示。这次公示再次遭到居民们的质疑。他们认为防护间距30米,与已通车的磁悬浮示范线50米标准不符,与德国300~500米的标准更相差甚远。

居民们为了能“发出声音”,开始走上街头,集中逛街,散步。针对这一民意表达方式,上海市迅速反应。相关部门开设居民意见采纳点,主动采集建议。各单位的联系电话、邮箱贴在小区。政府领导也走进街道与居民对话。这些行动,被居民们广泛接受,纷纷前往采纳点登记意见。有居民认为,他们的行动打通了民意表达的途径。

28岁的孕妇JANE获知,磁悬浮改线后要从后窗30多米处经过,她当时感觉是晴天霹雳。“我们没有能力逃离。”JANE说,宝宝还有6个月降生。消息传出后,房价迅速从1万多元跌下来,她家还欠银行70多万房贷,已被套牢。

随后几天,她和邻居们走上街头,“逛街”,“散步”,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

上海市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发言人焦扬1月12日表示,相关部门已在相关街道(镇)和住宅小区设置了多个意见征询点,并在网上开设专门邮箱。希望沿线居民通过上述渠道,理性地提建议和意见。

随后,上海磁浮公司、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市规划局相继发布告示,将对反映的问题,认真研究论证。并将继续听取民众意见。

磁悬浮公示“归来”

上海磁悬浮环评风波,可上溯到一年前。去年1月18日,上海磁浮公司向国家环保总局递交环评报告。希望在2010年世博会前,建成连接两个机场的沪杭磁悬浮上海支线。报告同时在网上公示。

规划的起点为上海磁悬浮示范线龙阳路站,经世博园区,穿越黄浦江,再至火车站,最终到达虹桥机场。全长34.8公里,穿过浦东、徐汇、闵行等中心城区。

规划显示,轨道中心线离最近的小区,不足25米。沿线居民获知后,开始大规模上访。去年3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到闵行区评审这份报告,最多一天有5000多人到区政府上访,评审无果而终。

居民反映,当时公示没有通过媒体,也没有在小区内张贴,没达到公示目的。

另据媒体报道,同月,闵行区政府带领众多专家,一个个社区开座谈会,补“公共参与”这道程序。

同年5月,沿线居民被告知,这个项目被暂停。8个月后,该项目优化方案公示又出现



1月15日,上海平阳绿家园小区,两位老人从标语前走过。这个条幅由街道办挂出。

在网上。

今年1月2日,淀浦河边春意苑小区有人上网看到方案公布。这是少有人注意的上海规划局官方网站,于元旦放假前一天挂出。

“公示用的卫星图片是2003年的,早就过期了,也没有标沿线小区名称。”小区居民陈飞说,他们下载新版的卫星地图,一点点地对比,才发现磁悬浮确实从小区后面的淀浦河北岸经过。

新方案中,34.8公里线路缩减到31.8公里。原来沿铁路的线路,改为沿淀浦河岸边。部分管道从明铺改为暗埋或基本暗埋。

沿线居民自己测算距离,到规划线最近的房屋仍不足30米。

1月2日,该方案的环评报告也在“上海环境热线”网站上挂出。

对于居民最担心的电磁辐射,上述报告称,“工频电磁场,在200km/h时速下,车厢外5m处电场强度约为0.000318kV/m(标准限值为4kV/m),磁感应强度约为1.28μT(标准限值100μT),均远低于相应标准,与环境背景水平一致。”

“散步”表达意愿

磁悬浮经过的消息,最先在淀浦河沿线三个小区——春意苑、平阳绿家园和东方御花园传开。质疑声随之汹涌。他们对磁悬浮可能产生的危害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2003年,浦东区政府曾对磁悬浮距离建筑作出规定,轨道两侧一级防护带为50米,二级防护带为100米。但此次优化方案里,离小区最近的不足30米。另外,按照德国试验线路标准,磁悬浮两侧安全距离为300~500米。

另外,更让居民担心的是:2007年1月24日,浦东新区周报登出消息,一名人大代表反映,通车5年的磁悬浮示范线沿线,居民的身体、睡眠、家用电器都受到磁浮影响。

1月3日晚上,下班的居民开始碰面议论

此事。1月4日,部分居民到沿线小区互相告知情况。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称,5日晚,居民们决定“逛街”,去南方商城散步,反映心声。6日晚,一些居民集中到港汇广场购物。

居民洪阿姨介绍,之前他们曾拨打规划局留下的公示电话,但很难打通。上海环境热线公布的环评报告,没有留电话。她认为,这种信息收集方式缺乏可信度。

“我们只是想发出声音。”前去散步的居民说。

1月13日,淀浦河北岸的平阳绿家园、春意苑和东方御花园等小区背面挂着十多条白底黑字的条幅,“没有磁悬浮世博更美好”、“保卫生命抵制磁辐射”。

春意苑等小区高知人群居多。一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士,被居民选为代表,与相关部门对话。

“补救”民意通道

1月13日,上海市政府发言人关于磁悬浮的公开发言出现在该市各媒体上。发言人焦扬表示,目前,相关方案正处于听取沿线居民建议和意见的阶段。希望沿线居民“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共同珍惜上海和谐稳定的局面”。

在此之前,上海多个部门已开始行动,为疏导民意做工作。

在平阳绿家园门口,有关部门挂出红色条幅,“欢迎正常渠道反映诉求”。

在小区公告栏里,闵行区法制办于1月9日贴上“给社区居民的告知书”,并附上闵行区信访办的地址和电话;另外,闵行区专门设立的4个意见征询点和电话也一并列出。

闵行区法律服务工作协会也在小区内列出十多家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联系电话,表示将竭诚为广大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月6日晚,有居民给古美街道办主任韩朝阳打电话,希望能和领导对话。

当晚,韩即回话,闵行区区长陈俊已答应居民要求。次日早上陈俊带领区规划、环保、信访相关负责人,听取12名居民代表的意见。

据一代表透露,陈区长承诺:1月8日晚上,闵行区政府将邀请市磁浮公司、市规划局、市环保局的领导,来古美街道与居民交流;并从8日晚开始,该区所有涉及小区、机关、学校都将张贴规划告示。

上述行动被大多数居民接受。有人认为,

连日的行动获得重视,并由此打开了表达意见的途径。

在春意苑小区,居民们表示,目前他们没有继续散步,而是前往意见采纳点登记。

“听说登记超过5000人,就会上报给市里。”一位老太太说,他们楼上楼下邻居互相招呼大家去登记。

设在莘庄镇秀文路的意见采纳点负责人介绍,刚开始几天日均100多人来登记意见。另一个采纳点的冯姓工作人员称,他们最近从早9点一直工作到晚9点,中午也不休息。

支持派与反对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磁悬浮的争论就已出现。

德国磁悬浮列车试验段从1984年开始投入运行。但迄今为止,德国在将其投入商业运行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难下决定。

而今,投入商用的运营线仅有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内的往返线。中国的支持者希望从德国引进此项技术后,以此带动中国相关科技的发展。

2006年6月,上海、浙江相关部门拿出《沪杭磁浮交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此前,该项目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

这个报告出台后,引起各方关注。人们参照德国预留300米~500米防护带的标准,对沪杭磁悬浮沿线最小预留“22.5米”提出疑问。

对于这一疑问,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监督管理处解释:磁浮列车经过时,距离2米处已经测试不到电磁辐射了,所以轨道梁5米之外就绝对是安全的。“22.5米的距离,主要是为了防止噪音。”

该处处长朱丹曾任上海市辐射研究所所长。去年6月,他向记者介绍,上海市环保局2005年对龙阳路至浦东机场磁悬浮线路验收时进行了环保测量,上述“5米就已是绝对安全的距离”的结论是经过反复测试得出的。朱丹进一步解释称,“电磁场是集中向列车发射能量,才能托起列车运行。”相对于磁浮列车的外部辐射,车厢内产生的辐射可能更大一些。“但即使如此,按照国家标准,也同样是安全的。”

而反对者对这个说法也提出质疑,有医学背景的居民指出,测试报告必须有生物(人体)长期安全性试验的数据,且生物试验至少要有两年以上的试验期。而中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关于这方面的数据。

1月12日上午,在居民的要求下,上海市辐射环境监测站带着陈飞等居民代表前往磁悬浮示范线旁边进行了实地测量。

数据报告显示,在磁悬浮示范线靠近浦东机场站测量点,距轨道梁21米,列车加速出站时,测得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值为0.28μT。报告认为,测量数值低于100μT的

评价标准。

对此,陈飞质疑,在国际上,发达国家采用的磁辐射安全标准是0.2μT,而这次测量,在磁浮列车还没有达到最高速时已经超标0.08μT。

陈飞的质疑得到高攸钢的认可。高是北京邮电大学环境电磁学及电磁兼容技术研究所所长,被认为是中国电磁领域权威专家之一。

他介绍,所谓100μT的安全标准是欧洲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的一个推荐标准,针对短时间辐射。而美国、瑞士、瑞典都采纳的是0.2μT标准。

“中国采用这个标准本身就有问题,在50万~100千伏高压下也达不到这个数据,而事实上,此时的电磁场危害已经很大。”他介绍,磁悬浮是长时间辐射,建成后将长年累月地影响沿线居民。

今年70岁的王梦恕院士是中国最权威的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此前,他曾多次批评磁悬浮是昂贵的“交通玩具”。

1月17日,王梦恕表示,他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提交相关建议,反对磁悬浮。

持续听取建议

记者连日在沿线几个小区调查,居民一方面去登记签字,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在忐忑不安中等待。

针对群众的意见,征询点工作人员介绍,将逐条登记,大体意思一样的意见则归纳为一条,然后逐级上报给市里。

1月18日,上海环境热线上和上海规划局网站先后出现两条告示。

上海磁浮公司和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告示称,“环评报告公示期间,公众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为此,我们表示感谢。”并称,对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将组织相关专家研究论证,结果将在适当时候再次听取公众意见。

市规划局当天晚些时候亦发布了类似告示,表示市民可以继续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来信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上述两条告示虽未对居民提出的延长公示期、召开听证会等要求给予明确答复,但已显示出积极吸纳民意的姿态。

据了解,此次磁悬浮线路沿线有数十个小区,涉及居民160万。

在与相关部门的理性互动中,居民的诉求也呈现多样。一些居民基于担心健康受损,希望政府放弃工程;一些认为磁悬浮负面影响已经导致房价下跌,不能卖出屋子,希望政府给予合理赔偿。

对于这些建议,上海磁悬浮建设指挥部、市环保局、市规划局均未做出回应,称由市政府回应。而上海市新闻发言人小组相关人士称,“市里讨论也需专业部门参加,现在尚无定论。”

据《新京报》

教师胁迫学生卖淫调查

本文背景:2007年7月24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5万元缉捕贵州“教师胁迫女学生卖淫案”中的主要嫌疑人赵庆梅。8月16日,赵庆梅在四川省攀枝花市被抓获。至此,该案涉及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12月14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强迫卖淫罪、强奸罪等,一审判处了赵庆梅等18名犯罪嫌疑人死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12月21日,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27名党政干部分别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等党纪政纪处分,撤地县教育局局长、新发乡党委书记被撤职。至此,这起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教师胁迫学生卖淫案”终于画上句点。

2007年7月,记者接到读者电话,称贵州省威宁县新发乡在2005年到2006年6月间,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事:新发乡两教师组织胁迫学生到外地“卖处”,先后11次将新发乡中学和小学20余名女学生和当地1名不满18岁的女孩骗到贵州省六盘水市、纳雍县等地,并强迫这些女孩与事先联系好的嫖客发生性关系。2007年7月9日,记者奔赴贵州威宁县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卖处”阴影笼罩威宁

威宁是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一个县,拥有116万人口,距离六盘水市168公里。

新发乡是威宁县的乡镇,位于水城县与威宁县交界处。2006年9月,一个由村民“状告”老师组织胁迫年幼女儿“卖处”而泄露出来的“秘密”,彻底打破当地的安宁。

新发乡联合村,位于新发乡中心,共有村民2350余人,洋芋和苞谷是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村民人均收入仅500元左右,村民普遍贫困、纯朴,受教育程度不高。“卖处”事件,就发生在村中心小学和中学。

“这个事情在村里传开是在2006年9月,当时家里有女娃娃的,都担心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被糟蹋了。”在新发小学旁,一位村

民这样告诉记者。他说,事发后,各种传言四起,有人甚至说被害学生数量有100多人。很短的时间内,此事便向周边乡镇蔓延开。

时至今日,警方查处“卖处”案已近1年,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村民,在提及此事时,都不由得透露出心中的不安与难堪。

“我们都很担心,怕其他地方的人认为我们这里的女娃娃都被糟蹋了。”一位村民忧心忡忡地说。

家长的顾虑

2006年6月,黄栋打工回家,这位上过几年学,又出去打过工,在当地算是见多识广的家长,一回到家,看女儿的情形有些不对,当时就怀疑女儿出事了,在他屡次逼问下,妻子将女儿的异常告诉了他:“老是喊肚子疼,不愿意上学,也不帮助家里干活”。在他的追问下,他女儿说出了被老师胁迫“卖处”的真相。

黄听了女儿的叙述以后,担心事情不真实,先后找到与女儿一同受害的另外3名学生的家长——王某、李某、徐某。

原来,2006年3月11日,黄小玉的母亲也发现了女儿的异样。“她经常喊身上疼,问她原因她也不说。”黄小玉的母亲说,以前孩子放学还帮家里做事,但从那日开始,她回家就睡,夫妇俩还以为孩子是伤风感冒,到乡村赤脚医生那里去拿了药,还输了几天液,但始终不见孩子的好转。

黄小玉的母亲背着女儿到学校去打听了几次,从女儿的同学处了解到女儿被拐的事儿。回来一逼问,女儿才说了实情。

“赵庆梅叫我们和她到她娘家栽苞谷和剥豌豆,我们就和她去,和我一起去的人还有陈晶晶和张红梅。”受害学生黄小玉说。事发时,她才13岁,是新发乡小学5年级的学生。

因怕丈夫责打女儿,黄的妻子一直隐瞒着此事,直到黄栋来问,她才不得不把实情说了出来。

后经家长们证实,近20名孩子曾被当地教师以帮忙栽苞谷为名胁迫到水城(六盘水市)等地“卖处”。经公安机关核实的数字是23人。“娃娃被祸害了,有些都没了生育能力,当父母的谁愿意说出去?”受害学生的家

长觉得,孩子以后的生活尤其是婚嫁,是他们最大的顾忌,他们推测可能还有个别家长,到现在还瞒着此事。

被老师摧残的花朵

“回家不说在外面干了什么,要是谁说了,就把(你们)全家都毒死、炸死!”拐骗孩子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新发乡中学教师彭云、张宗禄,以及他们的妻子赵庆梅、李慧艳。

黄小玉说,2006年春天一个周五,彭云的妻子赵庆梅找到她和王玲、许春燕和徐晓慧等几名同学,叫她们帮赵庆梅栽苞谷,回来请她们摘豇豆吃。

“在去的路上,彭老师说,谁说话就把谁扔到车下碾死,我们都不敢出声了。”另一名被拐骗的女生刘翠英说,她首次被骗是在2006年的3月11日。

“到了一家旅行社后,女老板带来两个讲普通话的男人,他们嫌我们太小,就走了。”刘翠英说。刘看到,女老板和赵庆梅吵了起来,并大喊:“你们拐卖儿童,还有脸跟我们吵?”刘翠英回忆,在回家路上,彭云恶狠狠地说:“回家不许告诉父母,否则杀了你们全家。”

2006年3月24日,彭云再次将刘翠英等3名女生带到水城上述旅行社,这一次,刘翠英没上次幸运了。“那个男的我多大,我说13岁。他说太小,然后他就出去问彭老师,为什么搞那么小的孩子出来做?”之后,彭云提着一把菜刀气势汹汹地进来,要她说自己18岁了。

刘说,第二天,那男子再来的时候口里说着“我才不管你几岁,我是付了钱的”,便撕掉她的衣服,把她扔到了床上。3小时后,男子走了,她坐在床上哭。

黄小玉说,彭、张两人,在路上还不断骂她们,如果说出去,她们就嫁不了人了。受害学生说,彭云还声称他在派出所、县里都有人,“告也不怕,也没用,还会把我们抓起来”。

2006年8月,王玲等4名受害学生家长一起到彭家围堵彭云,但彭、张2人均称,根本不认识这几个女生。“彭云的老婆赵庆梅张

嘴就骂。”王某说,理论半天后也没有一个结果,彭云还是跑掉了。

2006年9月15日,黄栋等家长到乡派出所报案。随后,又有村民陆续报案,一场由两名中学教师及其家属参与的“组织胁迫女生卖处案”由此浮出水面。

丧天良的癖好

煤矿为水城的主要经济产业。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不管是外地来的煤老板,还是当地的煤老板都爱“买处”,他们称,这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买处”的价格在2000元至5000元之间。

水城西边一家歌舞厅的女服务员表示,她知道这个事情,听说买家多是外地的煤老板。记者还在水城发现,水城的黑旅店特别多。在一些小区,居民用自己的房子开旅店,声称干什么事情都很方便,不会有警察来查的。这些旅店大多养了几个小妹,小妹既是旅店服务员,又是卖身的“小姐”。

“难道这些地方就没有人管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出租车司机毫不犹豫地说:“怎么管,这些地方是居民小区,谁想到是干那些事的地方?”他说,前不久央视就报道过水城的赌博,那可赌得够大的,一天下来都有输千万元以上的。

事实上,受害女生也曾经被转卖到纳雍县及邻近的乡镇,都是以产煤著称的县乡。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现在玩什么都腻了,玩那么小的女孩的确有点失天良。但他又说,这都是钱多闹的事。

校长的无奈

“我们哪里知道他们会干这样的勾当?”李荣娟,原新发中学校长,她一脸无奈地说,不少中学老师都住在小学里,彭云老婆在学校里摆了个小摊,直到事发后,他们才听说此事。案发后,李荣娟也被免职。

记者在新发乡采访时,很多村民表示,彭云这个人实际很早就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他要是按照教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不会与社会上闲杂人交往。

“彭云已经从本质上坏了,他的侄女都被他弄去卖了,简直是恶毒到了极点。”

而根据警方调查,除了彭云、张宗禄夫妇外,原新发中学校长彭斐朝的两个儿子彭少龙、彭少虎,也参与了他们的“生意”。曾担任新发中学校长10余年的彭斐朝,在2006年6月突然辞职,不愿意对记者说什么。他表示:“孩子早已经成家,他们做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从2005年以来,李荣娟找原新发中学的彭校长、教辅站、乡政府反映此事多次,但没有人理睬。

她们的未来在哪里

在新发乡采访的几天里,记者从受害者的家人与学校方面得知,她们被逼“卖处”后,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一名女孩举家搬迁,两名孩子辍学打工,其余受害者都无心学习。而且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因受害时年纪过小而留下了身体上的疾病。

黄小玉的母亲告诉记者,以前13岁的女儿是家中重要的劳动力,但现在,她已经丧失了劳动力,“弯腰都喊腰痛,以前能背几十斤,现在十多斤的猪草她都背不动了”。黄母说,在向警方报案后,警方曾带她到县医院检查过身体,最后只是说,娃娃现在没了生育能力,家里也没钱去检查和治疗。黄母一边说,一边流泪……

这些孩子心理上受到的伤害,恐怕更是无法估量的。威宁县教育局许如虎局长说,威宁县没有心理老师,他对受害人的未来也表示担忧。几名受害者的家人都称,他们的女儿这1年多来变得沉默寡言,经常呆呆地看着远方,露出惊恐的神色。

2006年9月19日,在受害人家长报案后,专案组立即对居住在新发乡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并抓获海某、李某、彭某、黄某。后又通过犯罪嫌疑人李某的指认,将居住在六盘水新客车站附近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旅社老板李某、吕某和向某抓获。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群为了金钱丧失良知的犯罪分子终究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文中受害人均为化名) 据《法律与生活》